


# 胭脂債

一度君华  著  
YIDUJUNHUA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 胭脂债

一度君华 著  
YIDUJUNHUA

D247  
1417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胭脂债 / 一度君华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500-1118-2

I. ①胭… II. ①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5616号

# 胭脂债

一度君华 著

---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特约监制	梁 艳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特约策划	梁 艳 马晓婧	特约编辑	马晓婧
营销统筹	卢 渔 杨 蕊 徐江宁		
封面插画	violet	封面设计	西 决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19.7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ISBN 978-7-5500-1118-2

---

赣版权登字: 05-2014-23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      |          |     |
|------|----------|-----|
| 第一章  | 春风桃李繁    | 001 |
| 第二章  | 夏浦荷莲间    | 010 |
| 第三章  | 秋霜黄菊残    | 019 |
| 第四章  | 冬雪白梅绽    | 031 |
| 第五章  | 四季手轻翻    | 044 |
| 第六章  | 百岁指空弹    | 053 |
| 第七章  | 漫说周秦汉    | 062 |
| 第八章  | 徒夸孔孟颜    | 072 |
| 第九章  | 人间，几度黄梁饭 | 079 |
| 第十章  | 狼山，金杯休停放 | 087 |
| 第十一章 | 睡海棠，春将晚  | 097 |
| 第十二章 | 霓裳便是中原乱  | 110 |
| 第十三章 | 醉里挑灯看    | 118 |
| 第十四章 | 方知蜀道难    | 126 |



第十五章 碧云深处路难行

第十六章 来往故人稀

第十七章 云我无心

第十八章 客去斋余

第十九章 人来茶罢

第二十章 叹浮生指落花

第二十一章 瘦马驮诗天涯

第二十二章 扑头飞柳花

第二十三章 与人添鬢华

第二十四章 江山万里天然画

第二十五章 落日烟霞

第二十六章 初更罢

第二十七章 波里浅沙

第二十八章 明月浸年华

300 288 269 257 245 234 222 209 199 190 176 164 153 14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春风桃李繁

幽深的地牢光线暗沉，空气中充斥着一股陈腐、潮湿的气味。

江清流从狭窄的甬道走过，停在一间狭小的囚室门前。里面的人长发凌乱，双手被粗重的锁链捆绑着，脸上脏污得看不出本来面目。

三十年的幽囚，让这个曾经令江湖豪客闻风丧胆的魔头渐渐淡出了众人的视线。但是三十年来，江家对他的看管未敢有丝毫松懈。

地牢里终日死寂，丝毫的声响都足以惊动他。他抬起头，手足上的锁链一阵轻响。江清流进到囚室，一股腐臭的气息扑面而来。

“还是不肯说吗？”他声音冰冷，旁边的守卫很恭敬地低着头，“回庄主，这老贼嘴硬得很。”

江清流点点头，三十年了，即使是江家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江清流站在他面前，长身玉立，玉树临风：“薄野景行，按理江某也应叫你一声前辈。我今日最后一次问你，五曜心经到底在哪里？”

被锁链紧缚的人冷哼一声，江清流微微示意，旁边的守卫会意退开。他盯着长散发乱的人，最后掏出一只玉瓶，倒出两粒血红的脂丸。锁链又

是一阵响动，他捏住被缚之人的下巴，将两粒珍珠般光润的脂丸塞进他的嘴里，然后强逼他咽下去。

薄野景行喉头微响，他可以挣扎，但他不能。三十年来，他每日就靠这两粒脂丸活命。脂丸入腹之后，他整个人都开始松懈，原本神光湛然的双目也渐渐失去神采，目光渐渐迷离。

江清流缓缓靠近他：“五曜心经在哪里？”

他双唇微微颤抖，注意力无法集中，整个人陷入一种飘忽的状态。江清流索性又倒出一粒，掰开他的嘴喂给他。他甚至没法咬紧牙关。

这脂丸又叫长生丸，名字听着十分美好，服下之后令人飘飘欲仙。但副作用也非常明显，这些年他明显神志不清了。

江家经由族长、老人们商议之后，觉得沉碧山庄已没有留下一个危险的疯子的必要了。

服下第三粒药丸，这个曾经叱咤江湖的魔头目光空茫。江清流在他面前蹲下身来，突然目光一凝，停在他胸口。他早已衣不蔽体，浑身上下都是泥垢。只是他的胸……江清流目光凝滞。

这……这是什么？

一身腌臢的薄野景行佝偻着身子，仿佛已然灵肉分离，全无知觉。江清流心觉有异，待仔细查看，展现在眼前的事物却令这位见多识广的武林盟主目瞪口呆。

——这薄野景行，是个女人？

江清流惊身站起，于暗淡的光影中侧过身，挡住身后施刑守卫的视线，半晌突然道：“你先出去，我有几句话问他。”

守卫拱手施礼，退了出去。牢房昏暗，薄野景行又脏得不成样子，出了什么事，他并未看清。

待到闲人皆去，江清流这才上前两步，薄野景行本就衣衫褴褛，总不能就这么“坦诚”地对话，他想了想，脱下外套，勉强为她遮蔽。

“你……”他想问什么，但是不知从何问起。薄野景行怎么会是个女人？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三十年前，这个魔头横行江湖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江湖传言早已将这个老家伙妖魔化，其实就江清流个人而言，他对此人并不应有多少憎恨。只是在江湖八大门派围攻这老贼的那场混战之中，无数热血侠客丧生，其中就包括他爷爷江少桑。

世仇让他对江家施之于这个老贼三十年的酷刑囚禁视若无睹。但“他”竟然是个女人，这着实出人意料。说出去，整个江湖也会当成一场笑话。

面前薄野景行意识游离，江清流略一犹豫，这次来的目的很明确。这长生丸只要再喂下两粒，饶这薄野景行能通天彻地也绝无生理。

面前的薄野景行也在看他，目光时而清明，时而浑浑噩噩。江清流这才开口：“五曜心经的下落，说出来吧。你也可以早点解脱，这样撑着又有什么意思？”

薄野景行抬起头，那双眼睛竟然又恢复了清明，她唇角微弯，竟然现出一个浅笑：“江家娃娃，既是神功，你又岂能如此轻易得到？”

江清流知道此人诡计多端，太爷爷江隐天跟她斗了那么多年都没套出下落，自己这番话估计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想到江家囚禁了这么多年的竟然是个女人，他难免生了两分恻隐之心：“你若身死，即使是绝世神功也会失传于世。有何意义？”

薄野景行又低下头，嘴里不知碎碎念着什么。瞧那神情，此刻她的头脑又不太灵光了。江清流心下也多少有些狐疑，这个人的个性，传闻中俱是狂妄凶残、嗜血无比。如今这般看来，枭雄晚景，却格外让人怜悯。

而且她竟然是个女人，江湖中多的是眼力精准的人精，怎么竟没一人发觉？莫非她不是薄野景行？他几番思索，觉得还是暂且留她性命。正转身欲走，身后薄野景行突然出声：“小子，若老身所观不错，你所习的应是江家的九分剑法，辅以残象神功。”

她声音嘶哑，真有些让人男女莫辨，江清流脚步未停：“是又如何？”

薄野景行冷哼：“你天资不凡，但太过急于求成，已有走火入魔的征兆。就冲今日你给老身这件衣衫，老身提醒你一句。若他日此言应验之日我尚在人世，可来寻我。”

江清流哪会把她的话放在心上：“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江清流暗中调查了半个月，可所有的资料显示，薄野景行确实是个男人无疑。且传言中他与寒音谷梵素素育有一子。江清流百般不解，也曾走访上次混战之后幸存的武林侠士，却无一头绪。

而半个月之后，他率人围剿阴阳道，在与其门主交手之时两败俱伤。江清流少年成名，少有敌手。平时尚且不觉，但真正遇到高手，便觉出自己内力难以自控。他强撑着返回沉碧山庄，江家急请天香谷神医商心前来救治。商心诊脉之后，确认其气血瘀滞、内气骚动，已然走火入魔。



习武之人最怕的便是行功岔气，走火入魔，江家上下顿时一片愁云。

商心的诊断结果没有人会怀疑，但即使江家许诺重金，她也只是提出静养，竭尽所能，可保江清流性命。

这个结果不是江家想要的，这个在武林屹立百年的家族，培养继承人十分不易。若江清流武功全失，留其性命何用？

族长江隐天召集了所有人在祠堂开会，紧急商量下一任继承人的事。江清流醒来的时候身边空无一人。他只觉得七经八脉仿佛被烈焰焚烧，连呼吸都异常艰难。

“催雪，催雪。”他叫了两声，他的剑童从外面跑进来：“盟主，你醒了！”他慌慌张张欲去找商心，江清流拦住他：“其他人呢？”

催雪当时不过十二三岁，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也不懂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盟主你昏睡好几日，族长都急坏了，正和长老、宗长们商量继承人的事呢。”

江清流一阵急咳：“夫人呢？”

催雪这才想起给他倒水：“太夫人带着夫人她们正在佛堂念经，给盟主祈福。”

江清流暗暗聚力，气海一阵锥心之痛。他心中一凉，极力强忍身上痛楚：“大夫可是请的天香谷商心姑娘？”

催雪点头：“商谷主来了已经好几日了，只是她也说很严重，把夫人都吓哭了。”

江清流问：“有多严重？”

催雪说：“她说盟主的武功不能恢复了，若细心调养，尚可保得盟主性命。”

江清流一阵苦笑：“是挺严重。”

他躺回床上，催雪喂他喝完水：“盟主你先歇着，我去请商谷主。”

江清流挥手拦住他：“商谷主医术高明，她既下此断语，定是实情。不用为难她。”

催雪这才有些急了：“可是盟主你……”

江清流竖手示意他不必多说：“你先出去吧，我想静一静。”

催雪忐忑不安地出去了，江清流躺在榻上。残象神功他已练至第九层，这是其祖父江少桑和其父江凌河一生都没有达到的境界。但也正如薄野景行所言，他的经脉根本承受不住这样迅猛的内力冲击。

如果他当真武功全失，会怎么样呢？

二十七年来，他第一次思及这个问题。

沉碧山庄的江家，即使不是武林中人，这个家族的名气也是如雷贯耳。两百年来，这个家族在江湖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近年来更是有六位德高望重的武林盟主出自江家。江清流跟江家历代继承者一样，在十五岁之前均潜心练功，从不涉足江湖。

十五岁之后，在武林大会上，江清流击败华山、峨眉、武当三派首徒，连闯七关，一战成名。

最后他站在当时的武林盟主江凌河面前，一身白色的侠衣猎猎风扬。明明只有十五岁，他的眼神却那样坚韧，看江凌河的时候全然不像是在看自己的父亲，更像是看一座雕像，一道即将翻越的山梁。

那一年之后，他正式行走江湖，仅仅一年，便声名鹊起。第二年，铸剑大师沧琴子特为其铸剑，剑名斩业。第三年，他已然成为各名门正派的座上宾，令各路妖邪闻风丧胆的正义表率。

后来，江清流如每一任江家的继承者一样侠名满天下。他二十岁协同父亲江凌河打理盟中事务，二十三岁独当一面，及至二十五岁，在英雄大会上，他继任武林盟主时几乎是顺理成章。

他二十七年的成就，已抵得上许多人一辈子的。而现在，他躺在床上，身边只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剑童。

他一手掀开薄被——那老贼确有先见之明，也许真有办法治他内伤。门外催雪听见动静，急急进来，见他下地，赶紧扶住他着急道：“盟主，商谷主说你不能乱动……”

江清流挥手制止他，当初看中这个孩子把他收在身边，也正是因为他年纪小，不明江家状况。

“别说话，走。”他由催雪搀扶着，径直前往地牢。毕竟如今还是庄主，虽然守卫见到他有些意外，却也不敢阻拦。及至到了囚室之外，他方挥退诸人，自己进去。

薄野景行还是前些日子的模样，见到他如此模样却毫不意外：“不听老人言，咳咳。”

江清流也不多说：“你真有办法助我？”

薄野景行笑得十分阴险：“当然，不过你们囚禁老朽三十年，要我救你，总不应空手相求吧？”



江清流毫不意外：“你想要什么？咳咳。”他扶着圆柱，又一阵咳嗽，“自由？”

“哈哈哈哈哈。”薄野景行大笑，竟然不慌不忙，“你们江家，敢释放老身？别说释放了，你敢松开老身一只手？”

这个人简直是狂妄至极！江清流冷哼：“薄野景行，别忘了你与江家血海深仇不共戴天！我若把你是女儿身一事告知族长，看你能嚣张到几时！”

薄野景行果然不笑了，江清流凑近她，也是好奇：“你到底是男是女？”

他目光移至薄野景行双腿之间，薄野景行顿时冷哼：“我若是你，就先关心一下自己。”

江清流这才轻咳一声：“说你的条件。”

薄野景行：“我需要一年时间，搞清楚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要的五曜心经，在我弄清来龙去脉之后，自当奉上。”

江清流当然犹豫：“我如何信你？”

薄野景行竟然也少有的郑重：“你信不信都没关系，反正老身在这里几十年，也习惯了。”

江清流略作沉吟：“你告诉我你要调查的事，我帮你查证。”

薄野景行嘿嘿一笑：“不成。”

江清流：“为何？”

薄野景行：“我不信你。”

江清流无话可说，两人互不信任，僵持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妥协：“我找人调配药物，克制你的内力。你若愿意就成交，你若不愿我转身就走。”

一阵沉默之后，薄野景行舔舔干裂的唇：“行。”

当天晚上，江家族长江隐天在开完会，确认下一届继承人之后，下面报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薄野景行逃走了。

这个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到了八大门派，表面平静的江湖，暗里掀起惊涛骇浪。

而那个时候，薄野景行正在江清流房间里大吃大喝。一股酸臭的味道熏得江清流直皱眉头，最后他终于忍不住道：“你几年没吃过饭了？就不能先洗洗？”

薄野景行手里仍抓着鸡腿：“我几年没吃过饭，应该问你啊！”

江清流一想，也是。这时候他整个院落只有一个剑童催雪。那孩子很

容易支开，他低声道：“赶紧换衣服躲好！若是让人发现，后果自负。”

薄野景行飞快地啃完鸡腿，这时候肯定不能让人上热水。三月的天气寒意正浓，她也不在意，就在江清流院外的湖边清洗。

夜色渐浓，江清流倚着门，只看见一个浅淡的影子。不一会儿，薄野景行从外面走进来，她身上穿着江清流的中衣，长发湿漉漉地披在脑后，皮肤因为常年不见光，白皙得通透。

江清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被囚禁了三十年，如今这个人至少应该六十岁的年纪了。为何竟然如此年轻？

薄野景行全然不顾他的目光，走进来就往他榻上的被子里一钻：“这里面怎么比外面还冷？”

江清流眉头微皱，到底身子受了些寒气，又咳嗽起来。他只得提醒薄野景行：“你真能治愈我的伤势？”

薄野景行缩在被子里，她似乎极为畏寒。但方才仍以冰冷的湖水洗去身上积垢，看来也是脏得自己都受不了了：“老身何人，岂会骗你一区区孺子？”

江清流冷哼：“那你最好尽快让我看到你的诚意。”

薄野景行从被子里爬到他身边，像只毛茸茸的大狐狸：“你可将内力暂时输送给我，存于我气海之内。再找人调养经脉，等到内伤痊愈，再从我体内将内力取走。”

这个方法，江清流简直是闻所未闻，他自然半信半疑。薄野景行头发还湿漉漉的就凑到他耳畔：“信了吧，等到内力重创经脉，阳火攻心，你必性情大变。那个时候老身也爱莫能助了。”

江清流将她头发隔开：“把头发擦干再上来！”

薄野景行只得起来擦头发，她的头发乌黑亮丽，一直垂至腰际。五官刚中带柔，竟让人男女莫辨。

她正擦着头发，外面突然传来脚步声。江清流面色一变，薄野景行就地一滚上得床来，一下子钻进了被子里。那身子整个贴在自己身上，江清流故意长腿微屈，将被子微微顶起，让两人的轮廓看起来不那么夸张。

进来的正是族长江隐天，跟在他身后的还有十几位长老，以及天香谷谷主商心。

商心上前几步，再度替江清流诊脉。江清流的妻子名叫单晚婵，这时候正在一旁低声啜泣。太奶奶周氏低声训斥了几句。



江清流只觉被那个人贴住的地方一片火热，他一动不动：“商谷主，我伤势如何？”

商心仍然直说：“天香谷屡受江盟主恩惠，若着实有法可想，小女子便是拼上性命也在所不惜。但盟主内力日进千里，如今恐已突破残象神功第九层。这样深厚的内力，也使我等无法可想。小女子愚见，只能调理。”

她话音刚落，江隐天已经开口：“事到如今，请商谷主明示。如此下去，清流将会如何？”

商心轻叹一口气：“经脉受创，武功尽失，形同废人。商某无能，仅有把握保全盟主性命。”

她话音刚落，江隐天就看向江清流，江清流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江家在江湖中的地位不可动摇，武林盟主不可能是个武功全失的废人。他看了一眼堂中人，轻声道：“我暂不能理事，江家诸事就有劳族长和各位长老了。”

江隐天松了一口气，这才点头：“你安心静养，不要多想。”

诸人将要离开，江清流又唤住商心：“请问商谷主，如果将在下内力转移至另一武功卓绝之人体内，对调养在下经脉是否更有助益？”

商心略作沉吟：“此举理论上虽然可行，但是每个人经脉容纳内力都极为有限。盟主武功卓绝，放眼江湖，除却自身，尚能承载残象神功第九层内力的人，只怕不多。而内力也有阴阳五行属性之别，若与对方功力相冲，只怕两人皆有伤亡。且不同宗派的内力，行穴走位千差万别。内力从哪个穴位进入，储于哪条经脉方不使自己爆体而亡。每一天往哪些穴位、经脉运功行气，最终又从哪个穴位导出，这些一旦有分毫之差，于二人都凶险万分。”

江清流点点头，也不多说，只是示意自己累了。一众人都走了出去，单晚婵走到床边，眼眶通红。江清流心下一软，轻轻握了握她的手：“你也累了，下去歇着吧。”

等到房中再无旁人，江清流用力将贴在自己腰间之人踹出去：“薄野景行！”

被窝里，薄野景行死死抱着他的腿。江清流用力踹她，她竟然大哭起来：“江隐天要害我！师父救我！师妹救我！铁风来要害我！”

她眼泪鼻涕全抹在江清流的裤管上了，江清流一时哭笑不得：“薄野景行你发什么疯？松手！”

薄野景行死抱着他的腿不肯放，哭了大半天，她突然眼泪一收，从被子里伸出头，左右望了望，确实没人了，方钻出来。此时她头发湿湿地支棱着，右手还拿了毛巾，紧一下慢一下地擦着：“想好没有？”

江清流一脸狐疑地看她——这老贼被关了多年，别是真疯了吧？

说真的，他有些犹豫。相信一个疯子的话，哪怕这曾经是个很牛气的疯子，也实在是太危险了。薄野景行却嫌烛光晃眼——她在地牢里被关太久，对光线着实不太适应。她捡了桌上一颗香豆，屈指一弹，打灭了三支蜡烛。然后豆子撞到墙上，准确地弹回她的手里。

江清流神情一凛，他决定冒险相信此人一次：“来吧，反正无论如何，我总不能如同废人一样躺着。”

薄野景行赞许地点头：“老身睡一觉，明天开始。”

说罢，她钻进被子里，江清流用力把她踢起来：“头发还湿着，别蹭我身上！”

她不耐烦地啧了一声，只得把头发垂至榻外。江清流只觉腿上一沉，再一看，这家伙居然趴在自己腿上就这么睡着了。

她睡觉的姿势，也是双手置于头顶合在一处，如同被捆绑一样。

江清流却失眠了，也不知道晚婢在干什么。他想翻个身，奈何双腿被薄野景行压着。他轻轻推了推她，却不料原本睡得正香的薄野景行兔子一般一下子跳将起来，反应之强烈，将江清流都吓了一跳。

她跳起之后，警觉地左右张望，似乎没发现什么危险，这才继续往他腿上一趴，又睡着了。



## 第二章

# 夏浦荷莲间

第二天早上，江清流是被敲门声惊醒的，有下人为他送了热水进来。他赶紧用力将仍趴在他腿上呼呼大睡的薄野景行抖了起来。薄野景行醒来时还有些迷糊，她五官精致、眸子清丽，这时迷离之色流转，竟然显得端丽无比。发现处境，她此时动作倒快，赶紧躲到帐后。

等她躲好了，江清流方轻咳一声：“进来吧。”

进来的是个丫头，着白衣紫裙，年仅十七八岁。她绞了毛巾准备替江清流擦脸，江清流摆手：“让催雪来。”

丫头答应一声，赶紧下去了。催雪正在帮江清流擦脸，外面单晚婵已经端了参汤进来。催雪这时候倒是很有眼色，赶紧端了水出去，还顺手带上了门。

单晚婵坐到床边，她是名门闺秀，从小江家就派了人过去照看。自从嫁入江家，她内孝外贤，跟每一任江夫人一样端庄贤淑，完全看不出仅仅二十来岁的年纪。

这时候她捧着参汤用银勺喂到江清流嘴边：“夫君先吃点东西吧。”

江清流点点头，喝了一口汤方才安慰她：“会没事的，不必担心。”

他知道自己如今情况不乐观，也不愿多说。单晚婵点点头，她与江清流成亲七年，一直无出，江隐天向江清流多次施压，颇有让他纳妾的意思。江清流借口奔波在外，一直没提。

一盅汤尽，单晚婵给江清流喂了水漱口。江清流有心想跟她说几句体己话，奈何帐后还躲着一个听壁角的。他只好拍拍单晚婵的手背：“等我伤好，我们也要个孩子。”

单晚婵红了脸，自成亲之后，江清流一直东奔西跑，与她聚少离多。江隐天对她颇多责怪，但要孩子也不是她说了算，她又能如何？

只是她从小所受的教育，便是如何做个好妻子，操持家务、孝敬公婆，倒也不怎么抱怨。

中间隔着一个人，江清流也不好多说什么：“先去吧，跟太奶奶请安。”

单晚婵不太愿意走：“我刚刚从太奶奶那里回来。”她红着脸，把头靠在江清流手掌心中。巴掌大的小脸就这么磨蹭着手掌，江清流有点心动。就在这时，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江老夫人走了进来。

见到二人亲近，她明显不悦：“大白天的，丈夫还受着伤，多注意自家仪态。妇德都白学了吗？”

单晚婵一张脸羞得通红，忙不迭起身站到床边：“太奶奶。”

江老夫人对这个孙媳妇也不是很满意，性子倒是好的，就是几年无出。她话里有话：“若是你使点手段，能使我江家有后，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你入我江家都七年了，我一大把年纪，也不知还能不能等到后继有人那一天！”

单晚婵低垂着头，江清流只得支起身子：“太奶奶，她是我名媒正娶的妻子，与我亲密一些才是江家之幸啊。”

他一说话，江老夫人脸色倒是好看了些：“你如何了？好端端的怎么就行功岔气了？”

江清流坐起来，与她又是一阵闲话。这太夫人也是个狠角色，江家女流一向没有发言权，也就她的话还有些分量，便是族长江隐天也不敢不让她三分。

江清流虽是江少桑这一房的长孙，但江凌河与李氏中年丧子，江老夫人一向喜爱江清流进退得当，故而与亲曾孙也无甚区别，平时与江清流也多有亲近。这一番闲话足足半个时辰，帐子后面一动，好像风吹过一样。





江清流只得面露疲倦之色。

江老夫人见状，也不再闲聊，起身离开。单晚婵当然跟着出去了，等到她们关上门，薄野景行这才从帐后钻出来。她出来也不说话，不一会儿趴在床上，竟然又睡了过去。

江清流将她弄醒：“还睡，你是猪啊！”

他对薄野景行本身就不太客气。

薄野景行也不在意，趴在他旁边，几乎占了他半床被子。江清流很是无语：“你不饿啊？”

她摇摇头，江清流这才想起，以前她在地牢里，一天就两粒长生丸。长生丸容易让人精神松懈，无法集中注意力，而且极易成瘾。哪怕是死士，只要喂上几次长生丸，也极易精神崩溃。因此，长生丸一直以来便是武林人士逼供的佳品。

而这三十年，她就靠这东西活了过来。若不是内力深厚，早饿死了。

想到这里，他又踹了踹薄野景行：“桌上有糕点，要不了多久他们会过来换，你要饿先吃一点。”

薄野景行摇摇头，仍然蒙被死睡。

一直到中午，催雪送了午饭过来，她才醒。

江清流把催雪打发出去，薄野景行端了菜，自顾自吃了起来。江清流在病中，菜色也极为清淡。不过就是一锅粥、一碟豆腐拌小咸菜而已。她却吃得香，不一会儿便将一砂锅粥扫荡干净。

江清流还是比较关心正事：“你几时帮我疗伤？”

薄野景行几乎把盘子都舔了：“你能保证一个时辰之内无人进来吗？”

江清流待她吃完方吩咐催雪看住院门，下午不见任何人。

等到诸事妥当，薄野景行终于满意了：“行穴走位之事不必操心，老身对残象神功略有涉猎，不致危险。你静下心来便是。”

江清流还是怕她发疯：“你确定你能在一个时辰内保持清醒？”

薄野景行点头：“别磨蹭，时间不够了。”

江清流还没反应过来，她却已经爬过来，利落地扒掉他的上衣。

“喂……”他眉头紧皱，薄野景行也不说话，她用鹅毛笔在江清流身上标出一幅行功穴位路线图：“这样输出内力，以免再度损伤经脉。”

江清流知道怀疑也没用，当下将穴位牢记。薄野景行二话不说，将他左手扣于自己人迎与缺盆二穴。